

汉维身体部位词语义拓展对比研究

姑丽米热·卡迪尔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6年6月24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8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10日

摘要

身体部位词作为语言中最原始、最基础的核心词汇，其语义拓展现象背后蕴含着人类认知活动的深层规律。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框架，选取汉语与维吾尔语中的多义身体部位词为研究对象，从义项数量、词性变化、语义拓展路径及认知机制等方面展开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汉维身体部位词均遵循“近取诸身”的认知规律，以隐喻和转喻为核心语义拓展机制，但汉语身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更具广泛性和抽象性，词性变化丰富。维吾尔语则更聚焦具象化表达，语义拓展多依赖词缀或词组实现。这种差异是语言类型特征、文化认知模式以及语言接触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能够为跨语言认知研究提供典型案例。

关键词

身体部位词，语义拓展，认知语言学，隐喻，转喻

A Contrastive Study on Semantic Extension of Body-Part Terms in Chinese and Uyghur

Gulimire·Kadier

School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Received: June 24, 2026; accepted: July 28, 2026; published: August 10, 2026

Abstract

As the most primitive and fundamental core vocabulary in language, body-part terms embody deep-seated principles of human cognitive activities through their semantic extension. Framed with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takes polysemous body-part terms in Chinese and Uyghur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conducts a contrastiv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ense inventory, part-of-speech variation, semantic extension paths, and cognitive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both Chinese and Uyghur body-part terms follow the cognitive principle of “mapping from the human body”, with metaphor and metonymy serving as the core mechanisms of semantic extension.

However, Chinese body-part terms exhibit greater extensiveness and abstractness in semantic extension, along with richer part-of-speech shifts, whereas Uyghur tends to favor more concrete and imagery-based expressions, with semantic extension largely realized through affixation or phrasal constructions. These differences result from the interplay of language typological features, cultural cognitive patterns, and language contact, and thus provide a typical case for cross-linguistic cognitive research.

Keywords

Body-Part Terms, Semantic Extens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Metaphor, Metonym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身体部位词是人类语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音节短、感知性强的显著特征,是儿童最先习得的词汇类别,也是最易发生语义引申的核心名词。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人类通过对自身身体经验的隐喻和转喻映射,实现语义的不断拓展[1]。汉语与维吾尔语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结构类型与文化背景差异显著,其身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既体现人类认知的共性,又呈现各自语言的独特性。

以往学者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两种语言的身体部位词展开的研究成果颇丰。就汉语而言,黄碧蓉(2010)系统梳理了人体词语的意义网络,揭示了其语义跨越“人的肢体”进入“抽象事物”“思想感情”等范畴的转喻路径[2];孙影(2023)从认知范畴化视角考察了54个身体词的语义演变规律,归纳了10个词义范畴[3]。针对维吾尔语身体部位词,学者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分析了身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特征,并对以köz(眼睛)、baf(头)等构成的固定短语进行了隐喻类型与映射规律的系统考察[4][5]。在汉维对比层面,葛爱华与骆惠珍(2012)对比了汉维人体器官词语的文化内涵[6],依斯马依力·艾肯木(2023)从语言类型学角度对五官词语进行了系统对比[7],汉维“以身喻物”成语及“心”词群的认知对比研究亦从隐喻和转喻角度分析了语义生成机制[8][9]。

总体来看,现有汉维对比研究多聚焦于个案或单一维度,尚缺乏对多义身体部位词的系统性对比考察,对于语义拓展路径的差异及其深层成因亦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理论,依据词典释义,系统对比汉维身体部位词的义项数量、词性变化、语义拓展路径及认知机制,旨在揭示身体经验与语言语义构建的内在关联,为汉维语言对比及跨文化交际提供参考。

2. 汉维多义身体部位词的对比

2.1. 汉维多义身体部位词

20世纪美国极具影响力的人类语言学家 Morris Swadesh (斯瓦迪士)通过跨语言研究归纳整理的核心百词表中,身体部位词占比约四分之一[10],这一数据直观印证了其在人类语言词汇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可观数量。值得注意的是,身体部位词作为语言中最原始的核心名词,本身就具备极强的语义引申潜能,但这种引申并非普遍现象,仅部分常用身体部位词在语言发展过程中从本义衍生出新义项,出现一词多义现象。基于此,本文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11]和《维汉大词典》[12]为主要参考依据,选取汉维两种语言中存在两个及以上义项的身体部位词,作为具体的对比研究对象。

Table 1. Contrastive list of polysemous body-part terms in Chinese and Uyghur**表 1.** 汉维多义身体部位词对照表

汉语	词义	维吾尔语	词义
头	① 人身最上部或动物最前部长着口、鼻、眼等器官的部分；② 指头发或所留头发的样式；③ 物体的顶端或末梢；④ 事情的起点或终点；⑤ 物品的残余部分；⑥ 头目；⑦ 方面；⑧ 第一；⑨ 领头的，次序居先的；⑩ 用在数量词前面，表示次序在前的；⑪ 用在“年”或“天”前面，表示时间在先的；⑫ 介临；接近；⑬ 量：a) 用于牛、驴、骡、羊等家畜；b) 用于蒜。	/baʃ/باش	① 头，头脑，头颅，脑袋； ② (物体的)顶端或末梢； ③ 首领，头目； ④ 穗； ⑤ 总的，为首的，首要的； ⑥ 开头，开始，最初； ⑦ 量词：用于蒜、恰玛古等。
面	① 头的前部；② 向着；朝着；③ 物体的表面，有时特指某些物体的上部的一层；④ 当面；⑤ 东西露在外面的那一层或纺织品的正面；⑥ 几何学上指一条线移动所构成的图形，有长有宽，没有厚；⑦ 部位或方面；⑧ 方位词后缀；⑨ 量词。	/jyz/يۈز	① 脸，脸面，脸皮，脸色，面孔； ② 面子，情面；③ 面积； ④ 物体表面，物体上部的一层； ⑤ 刃；⑥ (河、渠的)岸，边； ⑦ 当面。
脸	① 头的前部，从额到下巴；② 某些物体的前部；③ 情面，面子；④ 脸上的表情。	/ʃiraj/چىراي	① 容貌，面容，脸，脸色，长相； ② 表情。
耳	① 耳朵；② 形状像耳朵的东西；③ 位置在两旁的	/qulaq/قۇلاق	① 耳，耳朵；② 旋轴，璇纽； ③ (磨盘的)上把儿； ④ 藁枝，瓣儿，芽；⑤ 耳目，眼线。
目	① 眼睛；② 网眼；③ 看；④ 大项中再分的小项；⑤ 生物学中把同一纲的生物按照彼此相似的特征分为若干群，每一群叫一目；⑥ 目录；⑦ (名)称；⑧ 下围棋时所围的空白交叉点，一个点为一目。	/kɔz/كۆز	① 眼睛，眼；② 视力，目光； ③ 孔，眼儿，面儿；④ (褡裢等的)口； ⑤ 尖子，顶尖，冠；⑥ 门道，窍门； ⑦ 盯梢的。
鼻	① 鼻子；② 〈书〉开创：~祖。	/burun/بۇرۇن	① 鼻子；② 鼻涕； ③ 瓜顶(与瓜蒂相反的一头)。
唇	人或某些动物口的周围的肌肉组织。	/kalpuk/كالىپۇك /ɛv/لەۋ	嘴唇，唇。 ① 唇，嘴唇；② 边，沿。
口	① 人或动物进饮食的器官，有的也是发声器官的一部分。通称嘴；② 指口味；③ 人口；④ 容器通外面的地方；⑤ 出入通过的地方；⑥ 长城的关口，多用于地名，也泛指这些关口；⑦ 口子；⑧ 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单位形成的管理系统；⑨ 刀、剑、剪刀等的刃；⑩ 指马、驴、骡等的年龄；⑪ 量词，1) 用于人；2) 用于某些家畜或器物等。	/ekiz/ئېگىز	① 口，嘴； ② 量词：用于房间，等同于“间”； ③ 量词：用于话语，等同于“句”。
齿	① 牙齿；② 物体上的齿形部分；③ 带齿儿的；④ 并列，引为同类；⑤ 年龄；⑥ 说到，提及。	/tʃiʃ/چىش	① 牙齿；② (牲畜的)牙口； ③ 物体上齿形的部分；④ 铤。
舌	① 舌头；② 像舌头的东西；③ 铃或铎中的锤。	/til/تىل	① 舌，舌头；② (仪表的)指针； ③ 弹簧片；④ 按键。
颈	① 颈项；② 物体上的形状像颈或部位相当于颈的部分。	/bojun/بويۇن	① 脖子，颈；② (瓶，壶等用具的)颈； ③ 身负的，承担的。
肩	① 肩膀；② 担负。	/myre/مۈرە	① 肩膀，肩；② 锁骨。
腋	① 腋窝；② 其他生物体上跟腋类似的部分：~芽。	/qoltuq/قۇلتۇق	① 腋，胳肢窝；② 湾，港湾； ③ 溺谷；④ 一小捧，一掐子 (腋下够夹一次的)。
手	① 人体上肢前端能拿东西的部分；② 拿着；③ 小巧而便于拿的；④ 亲手；⑤ 手段、手法；⑥ 量词，用于技能，手段等；⑦ 擅长某种技能的人或做某种事的人。	/qol/قول	① 手，手指，手臂；② 手头； ③ (动物的前)肢，腿；④ 笔迹，手印 ⑤ 量词：辞，场，局。

续表

腕	腕子，手腕。	/berɨf/ بېغىش	① 手腕；② (植物的)蒂，把儿。
掌	① 手掌；② 用手掌打；③ 掌管，掌握；④ 某些动物的脚掌；⑤ 钉或缝在鞋底前部、后部的皮子等；⑥ 钉补鞋底；⑦ 马蹄铁；⑧ 加上；⑨ 介词，把。	/aliqan/ ئالقان	① 手掌，巴掌，手心；② 掌控，掌握，控制。
胸	① 躯干的一部分，在颈和腹之间；② 指心里(跟思想、见识、气量等有关)。	/kəkrek/ كۆكرەك /koks/ كۆكس	① 胸，胸脯，胸膛；② 乳房。 ① 胸；② 胸怀。
腰	① 胯上肋下的部分，在身体的中部；② 裤腰；③ 指腰包或衣兜；④ 事物的中间部分；⑤ 中间狭小，像腰部的地势。	/bel/ بەل	① 腰；② 腰身；③ 物体中间部位；④ 山腰。
骨	① 骨头；② 比喻在物体内部支撑的架子；③ 品质；气概。	/səŋek/ سۈڭەك	① 骨，骨头；② (字的)间架。
股	① 大腿；② 机关组织系统中按业务划分的单位；③ 绳线等的组成部分；④ 集合资金的一份或一笔财物平均分配的一份；⑤ 指股票；⑥ 量词，a) 用于成条的东西；b) 用于气体、气味力气等。	/jota/ يوتا	① 股，大腿；② 坡。
足	① 脚；腿；② 器物下部形状像腿的支撑部分；③ 指足球运动。	/ajak/ ئاياغ /put/ پۇت	① 脚，足；② 末尾，尽头；③ 鞋。 ① 脚，足；② 腿。
心	① 人和高等动物身体内推动血液循环的器官；② 通常也指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等；③ 中心；中央的部分。	/jyrək/ يۈرەك /kəŋyl/ كۆڭۈل	① 心，心脏；② 胆子，胆量。 ① 心情，心境，心绪；② 心灵，心胸，心肠，心思。
肝	人和高等动物的消化器官之一。	/dʒiger/ جىگىر	① 肝，肝脏；② 骨气，肝胆。

2.2. 汉维多义身体部位词的义项对比

本节以汉维多义身体部位词对照表中的 20 多组词汇为研究对象，从义项数量、义项词性、义项对应关系三个维度，初步分析两种语言身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规律与内在差异。

2.2.1. 义项数量对比

从表 1 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汉语身体部位词的义项数量普遍多于维吾尔语，且语义拓展呈现多维度、跨范畴的特征。以“头”为例，其义项多达 13 项，涵盖实体部位、空间方位、时间顺序、社会角色、量词功能等多个领域。“口”的义项也有 11 项，从生理器官延伸至人口、关口、刃口等诸多领域。而维吾尔语身体部位词的义项数量相对较少，核心义项(生理器官义)占比高，引申义项多围绕核心义的直接关联域展开，如维吾尔语/baʃ/(头)的 7 个义项中，“头颅”“顶端末梢”“首领”等均直接关联“头部”的生理特征，/kəz/(目)的 7 个义项也以“眼睛”为核心延伸至“视力”“孔眼”“窍门”等，未出现跨度过大的语义跳跃，其引申义项多集中于空间方位、功能属性、量词功能等范畴，极少出现汉语中类似“头”表“介临/接近”的抽象语义。

2.2.2. 义项词性对比

汉语身体部位词词性活用灵活，可衍生出名词、动词、介词、量词等多重义项，具备较强的词性转换能力，如“面”作动词表“向着/朝着”，“掌”作动词表“用手掌打/掌管”，还可作为介词表“把”等，还有多个词具备量词功能，如“头”用于家畜/蒜、“口”用于人/器物、“股”用于成条物/气体。而维吾尔语身体部位词的义项词性变化相对单一，仅部分词衍生出了量词义项，未出现动词、介词等词性的拓展，所有词汇的核心义与引申义均以名词为主，如/qulaq/(耳)的“耳朵”“旋轴”“耳目”义、/til/(舌)的“舌头”“指针”“弹簧片”义，仅少数词，如/baʃ/(头)、/qulaq/(耳)、/qol/(手)等具备量词功能，且量

词的适用范围也较汉语更窄。

汉语和维吾尔语多义身体部位词在数量和词性上的差异可以从语言类型差异中找到原因。汉语属于孤立语,以单音节词为主,构词能力强,缺乏形态变化,语义拓展主要通过词义引申实现。单音节的身体部位词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可直接通过语境变化实现词性转换和义项增加,如“手”既可以是名词(“双手”),也可以是动词(“人手一个”),还可以是量词(“一手好字”)。这种语言结构使得汉语身体部位词能够更自由地进行语义延伸,形成丰富的义项系统。

维吾尔语属于黏着语,词汇形态变化丰富,语义拓展除了词义引申外还依赖词缀附加和词组组合。身体部位词本身的形态相对固定,若要实现词性转换或义项拓展,需通过缀加前缀、后缀或构成复合词组的方式完成,如“qol”(手)加词缀“-la”构成“qolla”(动词,支持)，“səŋek”(骨)与“igisi”组合构成“səŋek igisi”(家人)。这种形态变化规则限制了身体部位词独立的语义拓展空间,导致其义项数量和词性跨度相对较小。

2.2.3. 义项对应关系

义项对应关系上,汉维身体部位词可分为完全对应、部分对应、零对应三类,其中核心义项重合度高,引申义项分化明显。两类语言身体部位词的本义(生理器官义)及直接空间义基本完全对应,这是由人类身体结构的共通性决定的,比如生理器官义上,“头”与/baʃ/均指“人身最上部/头颅”、“耳”与/qulaq/均指“耳朵”。直接空间义上,“颈”与/bojun/均指“颈项/器物的颈部”、“腰”与/bəl/均指“身体中部/物体中间部位”。

部分对应是最普遍的类型,表现为一方有某一引申义另一方无对应义,或双方均有引申义但范围与内涵不同。范畴交叉型如“面”的“物体表面”义与/jyz/的“物体表面”义对应,但“面”的“几何学概念”“方位词后缀”义在/jyz/中无对应,jyz/的“刃”“河岸”义在汉语“面”中无对应。内涵差异型如“心”的汉语义项包括“心脏”“思想感情”“中心”,维吾尔语/jyreŋ/仅对应“心脏”“胆量”,/kəŋyl/对应“心情/心思”,三者无法完全重合。

零对应则体现为部分文化专属义项的独存,汉语独有义项如“头”表“介临/接近”、“面”作“方位词后缀”、“股”表“股票/资金份额”,这些义项与汉语的语法结构、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维吾尔语独有义项如/qulaq/(耳)表“藁枝/芽”、/til/(舌)表“弹簧片/按键”、/qoltuq/(腋)表“港湾/溺谷”,这些义项多与维吾尔族的生活实践(如农业、手工业)相关,是汉语身体部位词未涉及的领域。

3. 汉维身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对比

3.1. 身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机制与路径

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核心思维方式,并非仅局限于语言修辞,而是构建概念、组织经验的“认知工具”[1]。因此,隐喻和转喻是语义拓展的核心认知机制。隐喻基于“相似性”原则实现跨域映射,即将源域(身体部位)的特征投射到目标域(物体、抽象概念等);转喻则基于“关联性”原则实现同域替代,以身体部位的某一特征或关联属性指代整体或其他相关概念。两种机制并非孤立作用,而是常常交叉协作,共同推动语义的丰富与发展。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语义构建逻辑,身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遵循“本义→引申义”的路径,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从身体部位本身拓展至具有相似形态或功能的物体局部,如“头”指物体的顶端,“颈”指器物的颈部;其次,从具体的身体器官拓展至抽象的概念范畴,如“心”引申为思想、情感,“骨”引申为品质、气概;最后,部分词语进一步拓展为虚词,如量词、介词、后缀等,实现语法功能的延伸。这一拓展路径体现了人类从具体到抽象、从自身到外界的认知规律。汉维身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

均遵循“身体部位→物体局部→抽象范畴”的共性路径，体现了“近取诸身”的认知共性。

3.2. 汉维身体部位词在隐喻机制下的语义拓展路径

隐喻的核心逻辑是“相似性”，通过跨域映射将源域(身体部位)的形态、功能等特征投射到目标域(物体、抽象概念等)，实现语义从具体到抽象、从自身到外界的延伸[1]。汉维身体部位词在隐喻机制下的拓展路径可分为形态相似性隐喻与功能相似性隐喻两类。

3.2.1. 形态相似性隐喻

形态相似性隐喻以身体部位的物理形态为认知基础，将具有相似外形特征的物体局部纳入语义范畴，是两种语言共有的基础拓展路径。汉语中，身体部位的形态特征与物体局部的外形形成直接关联。“头”作为人体顶端部位，因“顶端”形态特征引申出“山头、船头、笔头”等义项，涵盖自然物体、人造工具等多个领域；“颈”以其“细长连接”的形态特征，映射到“瓶颈”等物体的连接部位；“脚”作为人体底部支撑结构，引申为“桌脚、山脚”等物体的支撑部分；“口”因“开口状”形态，拓展出“瓶口、洞口、刀口”等义项，覆盖容器、自然空间、工具等不同类型的物体开口处。维吾尔语中，形态相似性隐喻的拓展逻辑与汉语一致，但聚焦于更贴近生活场景的物体。“baɣ” (头)同样基于“顶端”形态，引申为“山头、水的源头、麦穗”等义项，其中“水的源头”“麦穗”与游牧、农业生活密切相关；“bojun” (颈)对应汉语的“颈”，引申为“瓶颈”，保持形态映射的一致性；“qoltuq” (腋窝)以其“凹陷、包裹”的形态特征，映射到“湾、港湾”等空间形态相似的地理场景；“jüz” (面)则基于“平面”形态，拓展出“物体表面、面积”等义项。这一拓展路径体现了人类认知的共性，以自身身体形态为原型，通过联想识别外界物体的相似特征，实现语义的跨域延伸。不同之处在于，汉语的拓展范围更广泛，涵盖自然、工具、空间等多个领域；维吾尔语则更聚焦于与日常生活、生产相关的物体，体现了文化认知对语义拓展的影响。

3.2.2. 功能相似性隐喻

功能相似性隐喻以身体部位的生理功能为认知核心，将其功能属性抽象化，投射到抽象概念域，实现语义从具体功能到抽象意义的提升。汉语中，身体部位的功能与抽象概念的关联更为丰富，“手”作为动作执行器官，其“操作、掌控”的功能被抽象为“手段、手艺”等义项，既涵盖具体技能，也包括抽象的处事方式；“骨”作为身体的支撑结构，其“支撑、稳固”的功能引申为“伞骨、骨架”等物体支撑部分，进一步抽象为“品质、气概”等人格特征；“心”作为情感与思维的中枢器官，其核心功能被投射到“心思、决心”等思维情感领域，以及“中心”等空间抽象概念，形成多维度的抽象义项。此外，“面”的“朝向”功能抽象为动词“朝着”，“目”的“观察”功能抽象为动词“看”，实现了从功能到动作的语义延伸，体现了汉语语义拓展的灵活性。维吾尔语中，功能相似性隐喻的拓展更聚焦于核心功能的直接抽象。“aliqan” (掌)以“握持、掌控”的功能为基础，引申为“掌握、控制”等抽象名词；“bojun” (颈)作为支撑头部的部位，其“支撑”功能被抽象为“身负的、承担的”等责任相关义；“səŋek” (骨)的“支撑”功能映射到“(字的)间架”等物体结构，体现了功能的直接抽象。值得注意的是，维吾尔语中部分身体部位词的功能抽象与文化认知深度绑定，如“jiger” (肝)的“代谢、维持生命”功能被抽象为“骨气、肝胆”等人格品质义，而汉语中“肝”仅保留器官本义，未形成此类抽象拓展，体现了语言的差异性。

3.3. 汉维身体部位词在转喻机制下的语义拓展路径

转喻的核心逻辑是“关联性”，通过同域替代实现语义延伸，即利用身体部位与相关概念的邻近关

系或附属关系，以身体部位指代整体、部分、工具、产物等相关对象[1]。汉维身体部位词在转喻机制下的拓展路径主要包括“部分代整体”“整体代部分”“工具代目标或产物”“目标或受事代工具”四类。

3.3.1. 部分代整体

部分代整体是转喻机制的基础类型，以身体部位这一“部分”指代包含该部位的“整体”实现语义的简洁表达。

汉语中，“手”作为人体的重要动作部位，常用来指代“具有某种技能的人”，如“人手、水手、狙击手”，既体现了“手”与“人”的整体关联，也突出了人的核心技能；“口”作为饮食与发声器官，指代“人口、户口”，以器官代指人口数量，是语言经济原则的体现。此外，“头”在部分语境中可指代“某一群体的整体”，如“这一帮人的头儿”，以核心部位代指群体整体，强化了关联性。维吾尔语中，“qol”(手)作为与汉语“手”对应的身体部位，同样遵循“部分代整体”的逻辑，引申为“手臂”，以部位代指肢体整体，但义项范围相对较窄。这种拓展路径的共性源于身体部位与整体的天然关联性，而差异则与语言的构词习惯相。

3.3.2. 整体代部分

整体代部分以身体部位的“整体”指代其组成“部分”，利用整体与部分的关联性实现语义聚焦。

汉语中，“头”作为身体的整体部位，常用来指代“头发、发型”等局部，如“剃头、梳头、平头”，以整体代指核心局部，符合语言表达的简洁性需求；“面”作为头部的整体前部，可指代“脸部表情”，如“面带微笑”，以整体代指局部特征。维吾尔语中，“qol”(手)作为肢体整体，指代“手指”等局部，体现了整体与部分的转喻关联；“jüz”(面)作为头部整体前部，可指代“脸色、表情”，与汉语的拓展逻辑一致。这种拓展路径的核心是利用整体与部分的邻近关系，突出局部特征，避免表达的繁琐，是两种语言共有的认知策略。

3.3.3. 工具代目标或产物

工具代目标或产物以身体部位作为“工具”，指代通过该工具产生的“目标”或“产物”，基于工具与结果的关联性实现语义延伸。

维吾尔语中，这类拓展路径更为典型，“qol”(手)作为书写、操作的工具，引申为“笔迹、手印”等产物，直接关联工具与结果；“burun”(鼻)作为分泌器官，指代“鼻涕”等产物，体现了器官功能与产物的直接关联。汉语中，工具代目标或产物的拓展相对间接，多通过语境实现，如“手”可指代“亲手制作的物品”，但未形成独立义项，需结合具体语境理解，如“这是我亲手做的，你尝尝我的手艺”，其中“手艺”隐含了“手”作为工具的语义关联。这种差异源于汉语更倾向于通过隐喻实现抽象拓展，而维吾尔语则更注重通过转喻实现具体产物的语义关联。

3.3.4. 目标或受事代工具

目标或受事代工具以与身体部位相关的“目标”或“受事”指代对应的“工具”，基于两者的使用关联实现语义延伸。

汉语中，“腰”作为身体的中间部位，其对应的衣物部位“裤腰”以受事代指工具，即通过“裤腰”关联“腰”的部位功能；“口”对应的“瓶口”“洞口”等，也隐含了受事与工具的关联。维吾尔语中“patjaq”(小腿)指代“裤腿”，“ajak”(足)指代“鞋子”，以身体部位对应的穿戴物品代指工具，体现了使用关联的转喻逻辑。这种拓展路径的核心是利用身体部位与相关物品的使用关联，实现语义的简洁指代，两种语言的拓展逻辑一致，仅在具体义项的丰富度上存在差异。

3.4. 汉维身体部位词在隐喻和转喻交叉作用下的语义拓展路径

隐喻与转喻并非孤立运作的语义拓展工具，在汉维身体部位词的语义演变过程中，两种机制常常相互交织、协同作用，共同催生词语的多义现象。许多身体部位词的不同义项，本质上都是隐喻与转喻共同参与、相互赋能的结果，二者以认知关联为纽带，推动语义向多元维度延伸，成为汉维两种语言身体部位词语义丰富化的重要路径。

汉语中，大部分身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离不开隐喻与转喻的共同作用。以“头”为例，其语义拓展既依托转喻机制的关联性关联，即以身体部位“头”指代“头发、发型”，同时也依赖隐喻机制的相似性映射，基于“头”的“顶端”形态特征，延伸出“山头、笔头”等物体域义项，再通过功能相似性抽象为“头等、首要”等概念义项。转喻为语义拓展提供了具体的关联基础，隐喻则实现了语义的跨域突破，二者的协同让“头”的义项覆盖具体部位、群体指代、物体特征、抽象概念等多个维度。维吾尔语中，“qol”(手)的语义拓展也体现了这种协同性，转喻机制使其关联“笔迹、手印”等动作产物，隐喻机制则基于“操作、掌控”功能抽象出“掌握、控制”的义项，而这些义项的形成与发展，均是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4. 结语

本文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视角，以汉维多义身体部位词为研究对象，探讨两种语言的身体部位词在语义拓展方面的共性与差异。通过对比发现，汉维身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存在明显差异化特征，汉语多义身体部位词义项更具广泛性，抽象化程度更高，词性转换灵活，体现了孤立语的构词优势。维吾尔语则侧重具象化表达，义项聚焦生活场景，语义延伸与词性变化多依赖词缀或词组，凸显了黏着语的形态特点，而这种差异是语言类型特征、文化认知模式及语言接触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两种语言的语义拓展共享“近取诸身”的认知根基，隐喻与转喻作为核心机制贯穿始终，推动词语从本义向物体域、抽象域等多元维度延伸，形成丰富的多义体系，充分印证了人类以自身身体经验为原型构建世界认知的普遍规律。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黄碧蓉. 人体词语语义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 [3] 孙影. 汉语身体词词义范畴化的认知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3.
- [4] 刘畅, 阿孜古丽·夏力甫. 基于资源库的维吾尔语以 *köz* 构成的固定短语概念隐喻的认知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6): 322-329.
- [5] 邓婷予, 阿孜古丽·夏力甫. 基于资源库对维吾尔语固定短语中 *baj* 的概念隐喻和转喻认知分析[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6): 386-393.
- [6] 葛爱华, 骆惠珍. 汉维语人体器官词语文化内涵透视[J]. 语文学刊, 2012(2): 24-26.
- [7] 依斯马依力·艾肯木. 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维吾尔-汉语言五官词的语义对比探析[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23, 42(4): 117-123.
- [8] 樊国贤. 汉语和维吾尔语的“以身喻物”成语[J]. 文化学刊, 2015(7): 87-90.
- [9] 热娜古丽·艾合麦提. 维汉有关“心”“*يۈرەك*”词群的隐喻对比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乌鲁木齐: 新疆师范大学, 2016.
- [10] 黄树先. 汉语身体词探索[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第7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12] 阿不都沙拉木·阿巴斯, 阿不都哈帕尔·阿不都热合曼, 等. 维汉大词典[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